

## 算盤法拉利

算盤法拉利喜歡讓身上的算珠，在小柏的小手指間，上上下下、滴滴答答的挪動。

小柏可是位超級天才，珠算學不到一年，便升級、升段個不停。而法拉利正是小柏的最佳拍檔！事實上，它只是個非常廉價的木製算盤，陪著小柏從加加減減，一路練到乘乘除除，還朝著多位數的四則運算練上去。

最近小柏冠軍獎盃已經塞滿了櫃子，名氣不斷累積，打響了「神童」的稱號。

### 1

今天的比賽極為重要！小柏把法拉利擺在面前，閉上了眼睛，只見題目唸出，三位數加減，出題了：「234 598 -697……」只見小柏耳朵一顫，只聽，手指卻是連動都沒動一下。

是錯覺嗎！法拉利很驚訝，小柏怎麼沒用上自己，把答案便寫出來了？

「題目太簡單咯，根本不需要我出馬，哈。」

法拉利不覺得自己是多餘的，剛剛只是偶發狀況：「我可是小柏親密夥伴、最佳利器呢！」

「等後面的難題一來，我自然會派上用場，一定會。」法拉利擺好架式，身上的算珠放得很鬆，如此可以讓小柏在撥算珠的當下，有速度些、更輕盈點。

後面的難題一道接一道，小柏頂多伸出食、拇兩指，在空氣中比劃比劃，整場賽事一次也沒使用到法拉利，便輕鬆拿下冠軍。

難道小柏的心算能力，已強到不需要算盤的輔助了？

法拉利呆在桌面上，注視著小柏，這個神奇的小孩，才多久時間，珠算的能力已經到了一個讓它只能仰望的高度。

那個夜晚，小柏回房裡拿出了法拉利，溫柔的擦拭一番，輕聲吐訴：

「感謝你，我最棒的夥伴。」然後溫柔地把法拉利包進一塊黑色絨布裡，塞進書架深處。

傳說，在心算神童的手指下，都擺著一塊隱形的算盤，非常的神秘、特別……而在小柏眼前，那塊算盤還是法拉利嗎？

「果然不是了！」法拉利的心都涼了。因為小柏之後的每一場比賽，無論多麼的重要，法

拉利再也不曾出現在賽場上，或許，小柏真的不需要它了。

包覆在黑壓壓的絨布裡，法拉利安慰自己：「小柏很忙，忙功課，忙練習……它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小孩。而我再也不用跟著四處征戰，去面對倒數計時的恐怖壓力，從現在開始，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算盤！」

但真的就幸福了嗎？想起身上的珠子曾排列著高高低低的圖案，都是小柏撥出來的絕妙答案！再多的位值、再複雜的運算，處身當中的法拉利最清楚了，能跟上小柏的那個直覺、那個瞬間，只有自己啊。

記得剛遇見小柏時，小柏多麼可愛，抓著算盤，卻沒當它是個算盤，反倒是啪一聲，倒扣在地板，興奮的「叭叭叭」的。

「哈！原來我還可以是一輛跑車。」儘管變身玩具是有些意外，但也變來一個好名字：法拉利。「我的法拉利，跑第一！」那是在小柏玩得最興奮時脫口的一句話，然後那句話就定下來了，成為它永遠的名字。

只是現在，這名字再也無法陪在小柏身邊，享受比賽時的冷靜和緊繃。

窗口，已經暗了。

今晚，小柏遠赴外地比賽，並不在房裡。

一個算盤，真要這樣過一輩子嗎？既然小柏不會再用到它，那麼身為算盤，就要讓自己有點用處，而不是退休在書架深處。法拉利很激動，算盤要不斷的處在思考和計算當中，框架才會牢靠，算珠才會滑順。

待在這裡，顯然是不行的！

趁著今晚小柏不在，法拉利決定離開了，離開書架，離開這個曾該是不需要自己的地方。

窗外的夜色，此刻更加的深沉。

翻個身，滑出來，便像極了以前小柏手中的那輛超跑，法拉利輕巧巧的滑出這個家，沒有聲響，不會有人知曉。

月亮映照清冷的路面，法拉利頻頻回頭，看了又看，看了再看，但小柏怎可能追出來。

## 2

一路下坡，法拉利加速著，只覺得身邊的風一陣陣後退，完全追不上來。

這時，它並不曉得，就是有那麼一小搓風是練過速度的，前陣子不是來的個叫「溫妮」的強烈颱風嗎？它是最大陣風的某一小段，因為撞斷電線桿，兩敗俱傷，斷了一截風尾巴。

那截風尾巴就迷路在這附近，颱風眼消失前，沒被發現帶走。可憐的風尾巴「小溫妮」成了流浪風。這次它看到法拉利，速度跟溫妮的最大陣風一樣快！毫不考慮就攀上去，捲著法拉利的橫桿，一捲，就纏住了，怎麼也解不開。

法拉利沒感覺，拖著「小溫妮」，越過了五個街角和七條巷子，來到一處市集。

天微微亮，陸續有準備擺攤或送貨的在市集流動。之前，法拉利經常和小柏跟著媽媽到市集選購水果，它喜歡這裡，因為這裡有買賣，買賣會用到計算，計算是算盤的動作，是算盤的呼吸，算盤需要不停的計算。

黎明，人群湧進湧出，法拉利把藏身牛筋草叢裡，等待著。

有位賣菜的阿嬤，緩緩推著三輪車停了過來，阿嬤帶點駝背，但氣力很夠，獨個兒搬下四大籃還沾著露水的時蔬，併擺在路邊。她不像附近其他人那般連聲吆喝，只靜靜坐著賣。

這位置不好，有朝陽的光芒射來，阿嬤得不時壓壓斗笠。鮮嫩的菜色吸引客人不斷上前，「三把五十：一把，算你十五。」阿嬤是這麼賣的。

法拉利停在草叢裡，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。

清晨的市集會在近午時分收攤，阿嬤起身，捶著腰，準備把空了的籃子搬回三輪車，彎身一瞧，發現一個算盤。

這時，法拉利笑了！

阿嬤撿起法拉利，「這算盤誰的？」

左右看看，「是哪個學生不慎遺失的？」

又翻面瞧瞧，「看起來還好，被丟在這裡不久。」

然後拍掉算盤上的塵土，「能用就好。」阿嬤心想，應該是被遺棄的學具，於是順手一丟，丟進菜籃子裡。

帶回家後，阿嬤根本忘了法拉利，如往常般先去忙菜園子的事，回來時整理菜籃才又看到。

搔搔泛成銀色的髮絲，阿嬤拿起法拉利。

「可惜，我不會打算盤。」她輕輕撥弄阿車身上的算珠，自言自語……算盤上的算珠整齊有序，由左到右有廿幾根細柱，每根細柱上又分上下兩個檔，上面的檔只有一顆珠子，值 5；

下檔的珠子有四顆，各值 1。因此一根柱子的算珠加起來共得 9。算的時候，只要多 1 就要進位，移向左邊的柱子成為 10，這跟直式運算一樣啊！應該很簡單。

法拉利聽著阿嬤自言自語：「這算盤上的 1，怎麼撥出來的？」

不知為什麼，聽到這話，法拉利莫名起了一股衝動，接著——

法拉利的個位值的細柱子上，「答」的一聲，跳上來一顆算珠，那擺出來的正是「1」的位值！

阿嬤愣一下，又試著問：「啊——2 呢？」

法拉利毫不遲疑的又跳出第二顆珠子，顯示 2 的樣子。

「還真是奇，你是自動牌的喔。」只有法拉利知道，才不是算珠自己跳上跳的，自己又沒有超能力。

才奇怪著，法拉利終於察覺，自己身上居然纏著一陣風，一陣非常有智慧的風，自己想著什麼，那陣風就學著什麼。

「謝謝你。」法拉利說。

「別客氣，我叫小溫妮。」神奇的風回答。

「我叫法拉利。」……

阿嬤可沒想太多，用滿滿的皺紋，笑呵呵的繼續學。

3，4，5，6……學得超快的，沒多久，阿嬤就看懂算盤上列出的所有數字。

「阿嬤賣菜，得會算價錢，我們可以幫上忙。」法拉利瞥瞥「小溫妮」，小溫妮吹出三排算珠「444」，它想一直留在法拉利身邊，超級跑車所帶出來的風速，可是小溫妮無窮動力的來源呀！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是是是。」

「數字說話！好強！」

於是，小溫妮開始藏身在法拉利的算珠之間，心意相通，合作愉快。

### 3

又是同樣的市集，仍是同樣的人潮。

阿嬤今天特地帶了法拉利過來幫忙，要不是賣菜的時候，經常碰到客人嫌一把蔥的量太多，只拿半把！或是一次選了很多，這三把五十，十一把要多少呢？這種不是倍數的換算，經常造成阿嬤的困擾。

把法拉利放在腳邊，這樣看法拉利報價格比較隱密。阿嬤在家練習了很久，法拉利算得可是又快又準，算珠藉著小溫妮推兩下，價錢就擺出來啦。

「阿婆，我兩把芹菜，青蒜不需要一把，只拿兩根多少？」

阿嬤斜眼一瞧，法拉利早已秀出「41」，於是笑著說：「喔，拿四十就好。」

「阿嬤，好久不見，有紅蘿蔔嗎？還要兩把高麗菜和紅莧。」

法拉利飛快的算出「84」，阿嬤說：「八十。」

總是這樣，阿嬤總會去尾數，拿整數的價錢。

幾次之後，法拉利開始不解，因為在珠算的世界，答案要完全一樣才行，差一個數字都不對！

阿嬤的做法，讓要求精準的法拉利有點介懷，不太高興。

幾天後，市集的晨光沒有出現，天空陰陰的，多雲。

阿嬤的菜攤前依舊有主婦不時上前採買。

「這幾把要多少錢？」

「幾把？」

「總共八把。」三把五十元，總共八把。阿嬤轉頭瞧了一下法拉利，「一百卅四元算一百卅，謝謝啊！」

交易越來越熟絡時，又出現買八把的顧客，阿嬤慣性的回看法拉利所提供的價格：「一百四十。」

不對，這不一樣！記得剛剛是一百卅四元。

阿嬤頓了頓，而時間似乎在這時候也僵住了！阿嬤不太相信的又望了法拉利一眼，才轉過頭，對著這位熟客咧嘴一笑，喊著：「拿一百二好了。」

接下來，任憑法拉利在底下怎麼顯示，阿嬤鐵了心，看都不看法拉利一眼。

回到家之後，阿嬤坐著，無語盯著法拉利。

好一會兒，「喂，自動牌的，我知道你很會算，但做生意不能騙，你今天差點讓我不知道

該怎麼賣菜！我只想老老實實的種菜，老老實實的賣菜。」阿嬤起身離開後，留下法拉利，停擺在廚房的餐桌上。

法拉利覺得難受，它不懂，自己哪裡錯了？阿嬤每次賣，都去零頭收錢，這樣根本賺不了。它會這麼做只是想讓收支均衡一下，很精準的，絕對不讓阿嬤吃虧。

可是整個下午阿嬤都沒靠過來，天黑了也是。

前廳中，電視剛剛報導了一則新聞，記者的聲音被現場的吵雜干擾得很嚴重：「……再度獲得全國冠軍的心算神童領獎時表示，會借出放在家中的那副算盤給主辦單位展出，據說這算盤是神童拿下無數冠軍的搭檔……」

但法拉利正處於深深的自責中，「也許，真的是自己錯了，沒考慮到阿嬤的想法。」它完全沒聽新聞在說什麼。

屋子靜了一夜，法拉利想了好多，請小溫妮在身上留下幾個數字——想說的一句話。

#### 4

街道多熱絡，晨曦鋪上每張臉，反射出各種美好的辛勤與滿足。

今天這趟，阿嬤沒帶法拉利出來。

菜一樣的賣著，只是有時客人太多，問價錢問得繁瑣，阿嬤總不經意的低頭去瞧，才警覺到「自動牌」不在。

中午，該收攤了，小學生成群放學，在路上嬉鬧。

阿嬤想起一件事，她從淺淺的口袋裡掏出一張皺皺的報紙一角，捻平後，揮手叫住恰好經過的三個高年級學生，問：「你們誰知道，這幾個數字是在說什麼？」

一個理平頭，個子高大的男生湊過臉來，唸著紙條上：「87，嗯，54380。這是猜謎嗎？」

另一個較矮的偏頭一想，尖著嗓子喊：「87，白癡，54380，是數字話。」

唯一的女生聽了說：「好玩！」也加入討論。

終於，由最高大的那個男生決定答案，只不過，他告訴阿嬤的是：「白癡，我是三八哪！」

阿嬤搖搖頭，覺得「自動牌」不會說這種話。

這時，踱來一個低著頭，踢著石子，有點不開懷的男孩，阿嬤帶上微笑，同樣把紙條遞給他，希望這男孩也給個答案。

男孩拈著紙條，記下這些數字，沒多久就笑著舉頭：「是不是在說：『抱歉，我是想幫你。』」

阿嬤拼命點頭：「沒錯！就是這個意思，就是這個意思。」

男孩對這串數字，似乎挺有興趣，好奇的問：「是誰呀？居然用數字跟您說話。」

「哎喲！還不是那個自動牌的——」阿嬤正要道謝、說明時，背後一句呼喚傳來，打斷她的話：「小柏，快來幫媽媽拿，鳳梨太重了！」小男孩聞聲，朝阿嬤鞠個躬，轉身跑過去接住那一大袋鳳梨。

市集人潮像浪濤一樣，幾個眨眼，便掩去了小男孩和他媽媽的身影。

## 5

今天風和日麗，「自動牌」又出現在阿嬤腳邊了，這個木製算盤好想告訴大家，我叫「法拉利」，也叫「自動牌」。

自從上次事件發生之後，法拉利終於理解到，買賣其實不必太斤斤計較啦，阿嬤有說過：「我賣菜，賣的是歡喜，賣的是快活。」

只不過，還是會出現令它生氣的場景，像剛剛就發生了一件事。

有個老先生抓起幾把菜來問價錢，阿嬤說：「六十七算你六十。」

不料老先生又拿了一把：「加這把蔥，算七十吧。」阿嬤和氣，哪會拒絕。

這下問題來了！老先生翻開皮夾子，只掏出一枚十元硬幣，居然這樣要求：「唉！我就剩這些，剛剛你說加這把蔥十元，我就用這十元買蔥囉。」

居然想用十元買下那把蔥。

這樣挖坑的？法拉利一旁氣沖沖，身上滾珠跟著小溫妮轟隆隆的旋轉！阿嬤只好抬起鞋子，輕輕把法拉利的怒氣給壓下去。

「可以可以。」阿嬤就是阿嬤，性情不會變。

習慣了這樣的日子，卻很難習慣這太多機巧、陷阱的買賣過程，氣歸氣，法拉利也只能說：「8756」這樣的話。

「我說自動牌，這又是哪一國的話？」阿嬤翻譯半天，看不出含意，忽然想起上次幫她解開數字的那個男孩，呵呵，現在會在哪兒？她左看右瞧，不想一抬頭，還真看見了那男孩！

男孩，不是在市場。

而是在對街雜貨店裡，掛在牆上的那面電視大螢幕上，正說著話呢。

有個節目在訪問他。

主持人希望男孩要勇敢下去：「尤其你是全國冠軍，更不能放棄！」

男孩開始小聲啜泣：「拿全國冠軍卻丟了法拉利，我才不要！我一定要找到它。」

「看你在比賽的時候，也沒用到算盤。」

「有，有用到！我知道我手指在撥的，就是我的法拉利，那是你們永遠都看不到的，縣再法拉利不見了，我也不能再算下去了。」男孩手中，握緊一張和法拉利在比賽時的合照，「小時候我很愛車子，就把它翻過來，當跑車玩，那時候我們……。」

螢幕上，法拉利被定格放大的特寫，清晰又明確，阿嬤眼睛雖然老花嚴重，還是分辨得出小男孩口中的「法拉利」，就是她手邊的「自動牌」。

一旁，法拉利當然也看到了這一幕！

打聽一下，阿嬤很快得知電視上那位小男孩就住在附近不遠。

「不遠啊！」那晚，阿嬤觸摸著她的「自動牌」，一直沒從手中放開。

整晚不只是法拉利難受，連小溫妮都跟著悲傷起來。

知道小柏的狀況後，法拉利好想快點回去，可是，它又非常、非常捨不得阿嬤……

## 6

第二天菜一賣完，阿嬤把自動牌擦拭得乾乾淨淨，放入一條新縫好的軟布袋內，然後掏出問來的地址，循線穿越七條巷子，繞過五個街角，沿路可都是上坡啊！累吁吁的阿嬤，終於找到一座有庭院的紅瓦房。

她伸手擡了擡門鈴。

傳來一聲：「請問找誰？」

「嗯，我找那個……神童，很會打算盤那位。」

「小柏？他還沒放學。」才說完，便掛掉。

阿嬤待在門口好一會兒，決定明天再找個時間來一趟。剛回頭，對面駛來的轎車正朝門口停靠，阿嬤避向路旁，只見車門拉開，一個男孩跳下車。

「你是那位——」男孩還記得阿嬤，站著，掛起了笑容。



阿嬤表情滿是欣慰，把手伸進軟布袋，緩緩抽出一個擦得晶瑩的算盤——男孩眼睛忽地濕了。

「法拉利，是法拉利！」男孩的聲音哽咽的冒上來。

小柏又會繼續當神童啦，繼續快活的算，歡喜的算。

幾次大賽，擺在小柏面前的，依然有塊神祕的、誰也看不見的神祕算盤，那是法拉利嗎？當然是！

但法拉利並不在比賽現場，此刻它正忙著幫阿嬤在市集開價哪！距離不是問題，小柏和法拉利之間已能感應到彼此，配合節奏，答答答答答，撥響屬於他們的數字世界。

有天，阿嬤想起「8756」這串數字，問小柏。

小柏看了一下，抬頭便問：「被欺侮了。阿嬤被誰欺負了？」小柏和法拉利之間的那種心意相通，神到阿嬤都佩服極了！

阿嬤告訴小柏，這是法拉利說的喲。小柏訝異的看相法拉利，然後，假裝生氣的問說：「那些日子，你怎麼就不見了？」

法拉利讓小溫妮慢慢的推著算珠：「5 8 0 6」，小柏一眼就看出意思，抱著法拉利：「我以後不會再冷落你了！」

法拉利已經回到家，那小溫妮呢？

天際多麼晴朗，小溫妮望著天空說：「我的媽媽就是溫妮颱風，可能要等她再回到這裡時，我才能跟著她離開吧。」

「哇！那要等多久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小溫妮提醒法拉利：「專心點，又有客人來買菜咯！」

「別緊張，我可是法拉利，計算速度誰比得上？」

「哼，沒有我，你才不是『自動牌』。」